

引 言

所谓“五园三山”，是指清代北京西郊五座有代表性的皇家园林，即畅春园、圆明园、清漪园（后改称颐和园）、静明园、静宜园，以及这五座皇家园林中的三座名山：万寿山、玉泉山和香山。

北京图书馆善本室藏有三帧“五园三山及外三营图”。其中一帧标明光绪二十年（1894年）绘。图幅的内容与侯仁之教授主编的《北京历史地图集》中收录的咸丰十年（1860年）“清西郊园林图”大体相当。另一帧标明光绪三十年（1904年）绘，并说明参考了光绪二十年所绘图本。但是，根据图幅内容考查，此图完成的时间要比光绪三十年（1904年）稍晚一些，因为图中有1911年及其以后出现的新景点，如“清华学堂”“静宜女校”“双清别墅”等。由此是否可以推断为此图是经过多次增补而成，至少有三次增补。光绪二十年（1894年）一次，光绪三十年（1904年）一次，第三次当在民国初期。这最后一次的具体时间定在何时呢？首先，静宜园中的双清别墅为北洋政府内务总理熊希龄的私邸，建成于民国六年（1917年）所以此图的完成时间应晚于1917年。第二，今北京大学校园这块地方，只在西北隅标明了鸣鹤园，而未名湖及其周围地段空而未标。此

地段于 1920 年售给燕京大学作为建校基址，1926 年燕京大学搬迁至此以后定为“燕园”，因此而论，此图的完成时间不应晚于 1926 年。以上两点大体可以说明此图的完成年限应在 1917 年至 1926 年之间。据此，以“五园三山”见称于世的时间不会晚于光绪二十年（1894 年）。

本书虽命名为“五园三山”，但所记述的范围并不仅仅是五座园林三座山，而是以五园三山为主体的清代西郊园林风景区。在五园三山之外，还有许多大小不等，各具特色的王公赐园、官家私园和寺庙园林等，形成众星拱月之势。它们是五园三山区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本书不仅展现了这些园林鼎盛时期的概况，记述了每座园林的兴衰过程，并对与之相关的重大事件作了较为详尽的介绍。

一、五园三山区的历史概述

“五园三山”地处北京城的西北郊。这里是西山东麓，左有群峰叠翠，右有平地涌泉。碧水青山，景色秀丽，早已被人称为“塞北江南”，历代文人墨客多有赞颂。明代文人李东阳的《西山诗》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幅诱人景观：“秋风忽散城头雨”；“碧水青山面面迎”；“到来幽谷见云生”；“半岭香台石磴斜”，“避暑亭前泉带雨”，“回龙殿下水明霞”等。其中把宜人景色刻画得惟妙惟肖的则是“云里荡胸看缥缈”；“溪边洗耳听潺潺”^①。登上山峰，置身云海，眼见烟云缭绕，缥缥缈忽，如入九霄云天；来到溪边，坐石临流，洗耳静听，泉流潺潺。此景此情，岂不是到了人们幻想的仙界吗！清人吴长元也曾这样描写道：“西山诸兰若，白塔无虑数十，与山隈青霭相间。流泉满道，或注荒池，或伏草迳，或散漫尘沙间。春夏之交，晴云碧树，花香鸟声，秋则乱叶飘丹，冬则积雪凝素……”^②这里有山有水，四季景色宜人，是建造园林的理想胜地。历代封建统治者都看中这块风水宝地，役使千百万能工巧匠，建造起处处园亭别墅、离宫禁苑。根据文献记载，这里的园林营作及其发展大体是始

^② 吴长元：《宸垣识略》卷 15。

于金，兴于明，盛于清，衰于清，复苏于今。

1. 西郊最早的园林营作——金章宗八大水院

这里最早出现的行宫，应该是金世宗大定年间建造的金山行宫、玉泉山行宫、香山行宫等。但是，富于代表性的则是金章宗完颜璟时代。见称于金章宗明昌年间的燕京八景，这里就有二景，即香山的“西山晴雪”和玉泉山的“玉泉垂虹（乾隆改称玉泉趵突）”。

金章宗时代，统治秩序比较稳定，国库充实，加之本人又喜郊游，于是便在中都城郊营建起处处离宫，其中比较著名的是在西山营建的八大水院。这八大水院的历史地位是“使魏晋南北朝以来寺庙兼有园林的造园艺术，有了进一步发展”^①。这八大水院的地理方位，史书记载或缺或不详。当代人焦雄考订后，虽然不能一一确指，但也提出了一个初步看法，实属不易，兹录于后。

圣水院，一名黄普寺，地处西山车儿营西北五里。

香水院，一名法云寺，地处西山妙高峰。

金水院，一名金仙庵，地处北安河村以西八里许之金山。

清水院，今名大觉寺，始建于辽代咸雍年间，金章宗沿用此名。

潭水院，一名香山寺，地处西山群峰中之香山。

泉水院，地处玉泉山芙蓉殿。

焦雄：《北京西郊宅园记》第19页，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版。

双水院，一名香盘寺，地处石景山五里坨乡双泉村之北。

灵水院，一名栖隐寺，地处门头沟区之仰山^①。

2. 明代官家园亭荟萃

明成祖永乐皇帝自南京迁都北京，重点是兴建紫禁城和皇城。终明一代，京郊的皇家园林没有多大建树，但是官家园亭别墅的营建却是空前的，形成片片园亭聚集区。明神宗万历皇帝的外祖父李伟被封为武清侯，他本人及其后裔利用权势，在京城内外营建了不少园亭别墅，至今有史可考者就有五处之多。明代著名书画家、造园家，官至太仆少卿的米万钟，也在京城内外建造了湛园、漫园、勺园等三座著名的私家园林。由此即可概见一斑。

京城的西北郊，从西直门至西湖（今昆明湖）的高粱河和金水河沿岸，以及海淀丹稜泲一带，成为明代最著名的古典园林荟萃区。这里有帝王行宫、皇亲国戚赐园，以及各类寺庙园林。高粱河“岸北数十里，大抵皆别业僧寺，低昂疏簇，绿树渐远，青青漠漠，间以水田。界界如云脚下空”^②。

明代中叶以后，在西山东麓和海淀丹稜泲一带建起的“好山园”、“清华园”、“勺园”等等，积明代京郊园林之胜。

好山园，址在今颐和园内。元朝为解决大都城水源问

^①《北京西郊宅园记》，第 19—23 页。

^②刘侗、于奕正：《帝京景物略》，第 196 页，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。

题，委派大水利专家郭守敬引水济漕，开凿通惠河，将北山、西山诸水引至瓮山（颐和园内万寿山前身）脚下，并将原金水池拓展为大都城西郊的一座大型水库，命名瓮山泊，后改称大泊湖，俗称西湖和西海子。这里山明水秀，明代皇帝看中了这块宝地。宣德二年（1427年）重修西湖以北金代古刹“护圣寺”，改名“功德寺”。殿宇九重，费数十万缗，为历朝皇帝驻蹕之所。明代著名诗人文征明描写道：“西来禅观两牛鸣，曾是宣皇玉辇行。宝地到今遗路寝，山僧犹及见鸾旌。琅函万品黄金宇，飞阁千层丹漆楹。头白中官无复事，夕阳相对说承平。”^①弘治七年（1494年），弘治皇帝在瓮山营建一座寺庙，命名“圆静寺”，专为他的乳母助圣夫人祈福。不久，明武宗朱厚照（1506—1521年），在大泊湖岸建造行宫，复改瓮山为金山，大泊湖为金海，总称“好山园”，俗称“西湖景”。西湖景“为一郡之胜观”。“环湖十余里，荷蒲菱芡，与夫沙禽水鸟，出没隐见于天光云影中，可称绝胜”。“宛然江南风气”。吏部尚书王直《西湖诗》云：“玉泉东汇浸平沙，八月芙蓉尚有花。曲岛下通蛟女室，晴波深映梵王家。常时凫雁闻清呗，旧日鱼龙识翠华。堤下连云粳稻熟，江南风物未宜夸。”^②

清华园，又名李园，为皇亲国戚武清侯李伟赐园。址在今北京大学校园西南畅春园。园域广阔，方圆达十华里。正中建“挹海堂”。堂北有座秀丽小亭，上题“清雅”二字。园中还有聚花亭、飞桥、水阁、叠石、百尺高楼等建筑物。

蒋一葵：《长安客话》，第51页，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。

② 《长安客话》第50页。

楼顶起平台，远望香山，俯视玉泉，西山秀色，尽入眼帘。园中柳堤二十里，名花千万本，有柳堤花海之誉。西北水阁，叠石激水，形如帘，声如瀑，有幽谷飞瀑之胜。《泽农吟稿》载：“武清侯海淀别业，引西山之泉汇为巨浸，缭环约十里，水居其半，叠石为山，岩洞幽窟。渠可运舟，跨以双桥。堤旁俱植花果，牡丹以千计，芍药以万计，京国第一名园也。”《明水轩日记》也说：“清华园前后重湖，一望漾渺，在都下为名园第一，若以水论，江淮以北，亦当第一也。”

勺园，又名风烟里，座落于海淀丹棱洪，即今北京大学校园西南部的勺园大楼一带，与西面的清华园东西相望，中间只有一条石板道相隔。园主米万钟官至太仆少卿，又是一位著名的书画家和造园家。他自幼好学，兴趣广博。万历二十三年（1595年）中进士。此后，他出京到河南、四川、江苏等省担任过三个县的县令，历时达十五年，深受南方山水园林熏染。万历三十八年（1610年）奉调入京师供职。大约是在万历四十年（1612年）至万历四十二年（1614年）担任工部水曹郎期间，自己设计，营建了一座具有江南特色的水景园，并取了一个典雅的名字“勺园”。

勺园占地百亩，四周筑围墙。园门北向，门额“风烟里”。门内南面辟有一方水池，上架板桥，高如屋顶，取名“纓云”。下桥迎面屏墙一堵，墙上镶嵌有刻有“雀滨”二字的巨石。由此折而北行，有一座名叫“文水波”的大水池。过水池有一书斋，常称“定舫”。西面高坡，取名“松风水月”。登坡至尽头，有逶迤梁曲桥。曲桥北面筑有高堂，就是园中著名的“勺海堂”。堂前庭院，遍置怪石，括子松挺

立其间。四面水池白莲盛开，芳香袭人。

勺海堂之右架曲廊，有屋如舫，取名“太乙叶”。堂之左，茫茫翠竹一片。竹林旁立石碑一方，取名“林淤淤”。竹林里还有一座楼宇，取名“翠葆楼”，又称“翠葆榭”，是园中观赏西山景色的最佳地点。楼之西北另有高阁，名为“色空天”，内供一尊大士像。这里还陈放着一条大木船，取名“海桴”，游人可荡舟园中，游湖赏景。

勺园面积虽小，但景点多变，兼有流水回环，曲径深幽，给人以无限风光之感。时人赞为“贤主风流工点缀，四时花月总如春”。其园林布局，继承和发扬了唐宋“文人写意山水园”的传统，体现了米万钟的卓越造园艺术，是当时北京西郊一处很有名气的水景园，可与富丽壮观的清华园齐名。明末宰辅叶向高曾游勺园，并深有感慨地说：“李园壮丽，米园曲折，米园不俗，李园不酸。”

米万钟对这座水景园很是得意。他在《海淀勺园诗》中描写道：“幽居卜筑藕花间，半掩柴扉日日闲。新竹移来宜作径，长松老去好成关。绕堤尽是苍烟护，旁舍却将碧水环。更喜高楼明月夜，悠然把酒对西山。”

在海淀丹稜泖一带，并不是只有这样东西毗邻的两座园林。后来曾经有人回忆说：“丹稜泖边万泉出，贵家往往分清流。李园、米园最森爽，其余琐琐营林丘。”^②寥寥数语，已清楚说明当时这里已是官家园亭荟萃，只是大都不如李园

《帝京景物略》第 218 页。

《论晋斋集》卷 6，转引自侯仁之等：《北京史话》第 147 页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。

米园森爽，显得比较逊色而已。

在高梁河沿岸也有不少名园胜景，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万寿寺、郑公庄、白石庄、极乐寺等等。

万寿寺，位于今紫竹院公园西北高梁河北岸，西三环路东侧。明万历五年（1577年）始建。寺宇规模宏伟。内有大延寿殿五间，两旁罗汉堂各九间。殿后有藏经阁五间，左右置韦陀殿、达摩殿各三间。方丈院后，叠石为山，掘地为池，山上建大士殿三间，池中建临水小亭。山后还有百亩菜圃。万历皇帝建万寿寺的初衷在于收藏经卷，后来成了明代皇帝幸游西湖的途中休息和用膳的行宫。

郑公庄，座落于万寿寺以东，白石桥以西的高梁河南岸，址在今紫竹院公园内，为一座皇亲国戚园亭。“亭在平畴，亭外俱水稻，绿堤莲芡……（见《燕都游览志》）”

白石庄，座落于白石桥稍北，大体方位似在今北京图书馆院内，为明末万驸马所建。“台榭数重，古木多合抱，竹色葱茜，盛夏不知有暑，附廓园亭当为第一。”

极乐寺，座落于高梁桥以西三里，大约在今北京动物园后的长河北岸五塔寺以东。创建于元世祖至元年间（1264—1294年），明成化年重修。寺为高梁河畔一风景区。“连空碧草皆游幕，到处垂杨作酒筹”，就是描写的极乐寺的游览盛况。寺内辟有牡丹园，园内耸起高楼，登楼可览西山景色。寺内还有古柳和古松。明代这里以牡丹著称，后以海棠闻名。海棠凋谢，荷花又盛，故有“小西湖”之誉。

3. 清代五园三山之兴衰

1644年，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城，明末帝崇祯皇帝自缢煤山（景山），明王朝寿终正寝。之后，清朝入关，定鼎北京。北京成为清王朝的统治中心。终清一代，对北京的建树不在皇城宫殿，而在西北郊皇家苑囿的营作。在改建修葺紫禁城的同时，集中全国财力、物力和千百万能工巧匠，在北京城西北郊营建起登峰造极的皇家园林，形成北京乃至中国造园史上第三个高潮。

北京西北郊的西山东麓和海淀丹稜汭一带，玉泉水首先汇聚其间，河网密布，早有“江南水乡”、“钱塘西湖”之誉。

康熙皇帝谕旨谓：“都城西直门外十二里曰海淀，淀有南有北。自万泉庄平地涌泉，奔流滢滢，汇于丹稜汭。汭之大，以百顷，沃野平畴，澄波远岫，绮合绣织，盖神皋之胜区也。朕临御以来，日夕万机，罔自遐逸，久积成劬，渐以滋疾。偶缘暇时，于兹游憩，酌泉水而甘，顾而赏焉。清风徐引，烦疴乍除，爰稽前朝戚畹武清侯李伟因兹形胜，构为别墅。当时韦曲之壮丽，历历可考，废圯之余，遗址周垣十里。虽岁远零落，古迹堪寻。瞰飞楼之郁律，循水榭之逶迤，古树苍藤，往往而在。爰诏内司，少加规度，依高为阜，即卑成池，相地势之自然，取石甃夫固有。计庸畀值，

不役一夫。宫馆苑御，足为宁神怡性之所。’^①雍正皇帝在《御制圆明园记》中也说：“圆明园在畅春园之北 朕藩邸所居赐园也。昔皇考圣祖仁皇帝听政余暇，游憩于丹稜洙之滨，饮泉水而甘。爰就明戚废墅，节缩其址，筑畅春园。熙春盛暑，时临幸焉。朕以扈跸，拜赐一区。林皋清淑，波淀停泓，因高就深，傍山依水，相度地宜，构置亭榭，取天然之趣，省工役之烦。槛花堤树，不灌溉而滋荣；巢鸟池鱼，乐飞潜而自集。盖以其地形爽垲，土壤丰嘉，百汇易以蕃昌 宅居于兹安吉也。’^② 清朝皇帝选择了这一区风景胜地。从康熙十九年（1680年）扩建玉泉山澄新园开始，到咸丰十年（1860年）英法联军火烧西郊园林为止，历时180年，营建起以“五园三山”为主体的古典园林区。仅圆明园一园的建筑面积就相当于紫禁城建筑面积的总和。此外，还有镶嵌于皇家苑囿之间的许多大小不等的附园、宅园以及寺庙园林等。其园域之广阔，功能之齐全，建筑之雄伟，景色之幽雅，艺术之精湛，堪称世界一绝。

这个园林之海的主要特征是名园荟萃的集锦式园林体系。

所谓集锦式园林体系，就是凭借封建帝王“移天缩地在君怀”的权势和贪欲，将国内外园林之精华，以及山水画、山水诗中所描绘的仙宫幻境，移植仿建于皇家苑囿之中，形成名园荟萃的园林之海。这是北京古典园林发展到鼎盛时期

于敏中等编：《日下旧闻考》第4册，第1268—1269页，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。

（《日下旧闻考》，第4册，第1321页。

的一个显著标志。当年的圆明园最为突出。在布局严谨对称，建筑雄伟壮观的总体造型之中，巧妙地安排了一个又一个园林小区，形成许许多多的园中园，景外景。

有幻想中的仙居意境。如福海及海中的蓬莱三岛，承袭了汉武帝在长安（今西安市）营造建章宫以来，历朝皇家苑囿中所追求的一池三山格局。仿自东海三仙山故事和“李思训画意”

有体现农村田园风光，反映农耕文化的北远山村、多稼如云等。北远山村仿自唐代著名诗人王维的《田家诗》和《辋川别业图》。乾隆皇帝这样解释道：“循苑墙度北关，村落鳞次，竹篱茅舍，巷陌交通。平畴远风，有牧笛渔歌与春杵应答。读王维《田家诗》时遇此景。矮屋几楹茅舍，竹篱一带农家。独速畦边秧马，更番岸上水车。牧童牛背村笛，媪妇钁梁野花。辋川图昔曾见……”

有临摹仿建的杭州西湖十景，即“苏堤春晓”、“三潭印月”、“曲院风荷”、“花港观鱼”、“柳浪闻莺”、“断桥残雪”、“平湖秋月”、“南屏晚钟”、“两峰插云”、“雷峰夕照”等。

有仿自南方园林胜迹的“文源阁”、“安澜园”、“小有天园”、“狮子林”等。

文源阁，为收藏《四库全书》而建。系仿“浙之范氏天一阁”^①。

安澜园，仿海陵陈氏隅园之制。“与陈园曲折如一无二

① 乾隆《御制蓬岛瑶台诗》见《日下旧闻考》第5册，第1371页。

② 乾隆《御制北远山村诗》见《日下旧闻考》第5册，第1364页。

③ 乾隆《御制文源阁记》见《日下旧闻考》第5册，第1360页。

也。^①

小有天园，座落于长春园南部，系仿江南“汪氏之小有天园”^②。

狮子林。座落于长春园东北部，仿苏州黄氏涉园之制。

园中还有体现晋代诗人陶渊明所著《桃花源记》景观的武陵春色，以及天台石桥、云梦泽、会稽兰亭、扬州水竹居、吴兴湖岸、杭州孤山放鹤亭、庐山瀑布等。

鼎盛时期的北京园林，不仅仿建全国园林佳作，聚合天下名园于一区，而且还吸取了西方古典园林之精华，实行中西合璧。

中国古典园林，一般讲究寄景寓情，追求“虽由人作，宛自天开”的自然山水景观。

西方古典园林，主要是指西欧古典主义园林，和中国古典园林同属于世界上两种主要园林形式之一。它是以 16 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发展起来的造园思潮作基础，于 17 世纪下半叶在法国形成。形式上有明显的中轴线和对称布局，规则的建筑图案，修剪整齐的树草花圃，人造的水池喷泉，笔直的道路，开阔的广场，矫柔的石雕像……用以比拟神圣的君主集权和森严的等级制度。

将西方古典园林艺术引入中国，始于乾隆年间在长春园北部仿建的一组西洋楼群。其媒介则是供职清廷的传教士意大利人郎世宁和法国人蒋友仁等。

除圆明园外，万寿山清漪园又是一座集锦式的皇家园

^① 乾隆《御制安澜园记》见《日下旧闻考》第 5 册，第 1366 页。

乾隆《御制小有天园记》，见《日下旧闻考》，第 5 册，第 1384 页。

林。

万寿山东麓的惠山园，系仿江南无锡惠山寄畅园之制^①。

北宫门内后湖两岸，建有一处富有江南水乡苏州的市镇景观，取名“苏州街”。

清漪园水域 200 公顷，其水景景观，则是模仿了我国四个知名大湖的水色风光。

西堤一带，模仿了杭州西湖苏堤春晓。

昆明湖最南端绣绮桥以北湖水中，有一个名叫凤凰墩的小岛，四周景象则是模仿太湖黄埠墩景观^②。

西堤景明楼以东，是“烟雨学潇湘”，模仿了洞庭湖岳阳楼的“春和景明”意境。

昆明湖北部则是模仿汉武帝的长安昆明池了。

这种集锦式的园林体系，使得中国古典园林在世界园林艺术宝库中大放异彩。一个参与劫掠和焚烧圆明园的欧洲人曾说：假如你能幻想神仙也和常人一般大小，此处就可算作天宫乐园。我从未看见过一个景色符合理想的仙境，今天方算开阔眼界。19 世纪法国著名的积极浪漫主义作家，世界名著《悲惨世界》和《巴黎圣母院》作者雨果曾经赞誉说：“在世界的一隅存在着一大奇迹，这个奇迹就是圆明园。”“圆明园属于幻想艺术。一个近乎超人的民族所能幻想到的一切都汇集于圆明园。”“……一种如同月宫似的仙境，那就

乾隆《御制惠山园八景诗》，见《日下旧闻考》，第 5 册，第 1400—1401 页。

乾隆《御制凤凰墩诗》，见《日下旧闻考》，第 5 册，第 1406 页。

是圆明园。”“艺术大师、诗人、哲学家，他们都知道圆明园。伏尔泰亦曾提到过它。人们一向把希腊的巴特农神庙、埃及的金字塔、罗马的竞技场、巴黎的圣母院和东方的圆明园相提并论。它仿佛在遥远的苍茫暮色中隐约眺见的一件前所未知的惊人杰作……”^①这些赞语，虽然不无某种文学夸张色彩，但却肯定了圆明园艺术高超，景点多变，景象万千，可与世界名胜相比美，为世人所瞩目。

这样一座人类园林艺术宝库，竟然遭受了西方“文明”世界所给予的空前浩劫，随着战火烟云变成一片废墟。

乾隆、嘉庆以来，清王朝已由盛转衰，国内社会矛盾极其尖锐，处处呈现“日之将夕，悲风骤至”的末世景象。道光后期，国内外矛盾愈演愈烈，终于攘成外族入侵，签订不平等条约，中国割地赔款。这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局。

中英《南京条约》签订之后，清廷满以为凭借这一纸条约可以相安无事地过上一段太平日子。但是，时隔仅有十五年，英法联军又悍然出兵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，胁迫清朝政府签订天津条约，并蛮横无理地要求武装入京换约。嗣后于咸丰十年（1860年）8月，英法联军纠集一万六千八百余人的兵力，在未经设防的北塘海口登陆，很快攻陷天津，进犯北京。9月21日，侵略军攻占了通州以西八里桥。第二天，咸丰皇帝率后妃、皇子、王公大臣数百人，在二千名禁卫军护送下，仓促从圆明园逃往热河承德避暑山庄。10月6日和7日，法英两国侵略军先后进占圆明园，持续四天边抢边

雨果《关于军事远征中国事复巴特勒上尉信》。见“圆明沧桑”编委会编《圆明沧桑》第179页，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。

烧。10月17日，清皇室与侵略军达成停战协议。第二天（18日）英法联军再次抢劫圆明园。英军头目额尔金竟然丧心病狂地下达焚烧“五园三山”的命令，大火两日两夜，火光冲天，黑烟蔽日，一代名园化为灰烬。

咸丰十一年（1861年）七月十七日（8月22日），咸丰皇帝在逃难中死于热河行宫，年方5岁的皇子载淳即皇帝位，尊其生母叶赫那拉氏为皇太后（是为慈禧太后）。1861年11月1日，慈禧发动政变，废赞襄政务八大臣，名义上实行慈安、慈禧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，实为慈禧一人独揽权柄。

执掌国家大权的慈禧太后，不愿蛰居于“红墙绿瓦黑阴沟”的紫禁城内，十分向往昔日的园居生活。她不顾“内忧”“外患”国势衰微的境况，处心积虑地谋求重修西郊圆明园和清漪园。

重修圆明园的计划及其破产。

同治十二年（1873年），同治皇帝长大成人，举行“大婚”和“亲政”两大庆典。在慈禧授意下，以“颐养太后”为名，发布“择要重修圆明园”谕旨。此令一出，不少官员感到惊讶。御史沈淮、游百川等接连上疏抗争。恭亲王、醇亲王、文祥等亦持反对态度。只有内务府一些官员，如郎中贵宝、文锡以及王庆祺等积极鼓动，以便从承包工程中牟取钱财，饱满私囊。同治皇帝在慈禧支持下一意孤行。同治十二年十月初二日（1873年11月21日）发出朱谕：“…… 諭令总管内务府大臣设法捐修 以备慈圣燕憩 用资颐养。”

与此同时，还将“袖疏廷诤”的游百川革职，表示拒绝任何劝告。事隔六天，于 1873 年 11 月 27 日，重修圆明园工程正式兴工。

重修圆明园工程兴工后，慈禧、同治母子二人急如星火，盼望工程早日落成。同治皇帝不理朝政，三番五次来到工地巡视。工款无着，材料奇缺，慈禧母子难以如愿。

银短材乏，工程无法进行，加上同治皇帝醉心园工，不理朝政，招致一些官员为此而感到气愤，冒死直谏的奏折接连上呈。七月（8 月），军机大臣恭亲王奕訢、军机大臣醇亲王奕譞等合疏奏请停园工、戒微行、远宦寺等八事。为此，恭亲王险遭杀身之祸。

正当工程吃紧，大臣们纷纷谏阻之时，承包商李光照诈骗案因购买洋人木料（霉变）纠纷而被直隶总督、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举发。这是一件有损于国体的丑闻。此案一发，重修圆明园工程再也无法进行下去。同治十三年七月二十九日（1874 年 9 月 9 日），同治皇帝无可奈何地发布停工上谕：“所有圆明园一切工程均著即行停止。”^①随着李光照诈骗案的举发及其被处决，同治重修圆明园的计划也随之而告罄。

重修清漪园，改名颐和园。

1860 年英法联军火烧五园三山，清漪园绝大部分建筑物被毁，幸存的仅有铜亭子、多宝琉璃塔、智慧海、十七孔桥等个别建筑物，残垣颓壁搁置了二十六年，到光绪十二年（1886 年）才兴工重修。

《大清历朝实录》，第 51 册，第 891 页。